

童山文集

童山文集卷三

綿州李調元甫序

序

廣東鄉試錄後序

乾隆三十九年直省鄉試屆期 上命編修臣王懿

修充廣東正考官而以臣李調元副之伏念臣調元邊

省至愚學識淺陋由內閣中書補國子監學錄中乾隆

二十八年曾試第二名進士 保和殿 鄉試第五名

蒙 恩授為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改授吏部文選司主

事 天恩優渥未効涓埃茲復仰承 龍命昇以掄才

重任 臣何人斯而得忝與清夜自省感悚交集謹與

王懿修尅期就道抵粵入函偕同考諸臣悉心校閱取
士如額彙梓試錄進 呈例當恭序簡末 臣竊惟道之

顯者爲文而文所以載道易曰脩辭立誠書曰辭尚體
要蓋必學有根柢言無枝葉而後文以足言言以足志
志以明道故文之所在卽道之所在也况制義代聖賢
立言體會精意發揮名理尤非不根無實者所可托誠
有如 聖訓所云言孔孟言大是難者我 朝重熙累
洽大道化成際茲文運光昌之曰士無不思和其聲以
鳴 國家之盛粵東雖介在嶺外而山川名勝如羅浮

庾嶺之雄狀珠江昆湖之秀麗物產財殖瑰璋珍異不可名狀靈氣所鍾其萃於人文者獨厚漢唐以來代有聞人十苟能自樹立安見古今人不相及也抑臣等所期於諸生者非僅章句之學已也其必明體達用足備朝廷任使而不徒爲拜獻之空言庶乎因文見道不愧通經致用之目以上副我皇上興賢育才之意則教臣區區之心願與共勉於弗怠云爾

函海序

一脈源泉九洲共注千頃澎湃百川易盈何則其流未分則其集不廣也若夫海爲百谷之王其含蓄也靡涯

其變幻也無盡故古人著書彙說部而成全集者必以
海名之如碑海學海之類昭昭也昔趙簡子嘗歎雀入
海化爲鵠雉入海化爲蜃蓋不特書之爲海而人之化
於書亦視乎海也夫人生而稚沌沌爾及漁經獵史珠
唾錦心則蒙也而化爲哲里居而婁漠漠爾及鵠薦蛟
騰金章丹鼓則晦也而化爲黜有能羽儀天下則化爲
鳴岡之靈鳳有能霖雨天下則化爲見田之神龍是皆
化鵠化蜃之極觀也余不能化於書而酷有嗜書癖通
籍後薄遊京師因得遍訪異書手自校錄然自漢魏叢
書津述秘書而外若無足本幸際
聖朝重修永樂

大典採遺書開四庫於是人間未見之書駢集麇至不
渠天祿茂以加矣余適由廣東學政任滿蒙 特恩監
司畿輔去京咫尺而向在翰院同館諸公又時獲鱗素
相通因以得借觀 天府藏書之副本每得善本輒雇
胥錄之始於辛丑秋迄於壬寅冬裒然成帙真洋洋大
觀矣有客諛余所好勸開雕以廣其傳遂欣然爲之余
蜀人也故各書中於錦里諸耆舊著作尤刻意搜羅梓
行者居其大半而新都升庵博學鴻文爲古來著書最
富第一人現行世者除文集詩集及丹鉛總錄而外皆
散軼不傳故就所見已刻未刻者但觀是本靡不收入

書成分爲三十函自第一至十皆刻自晉而下以至唐
宋元明諸人未見書自十一至十六皆專刻明升庵未
見書自十七至三十則附以拙刻冀以仰質高明名曰
幽海蓋不徒以海侈其經史子集之富麗而實以年力
半衰欲借讀書以化其鑿柄不入之頑質也近年來海
內皆推尊杭州鮑氏所刻知不足齋叢書爲善本茲所
得則又皆知不足齋所未採者以字有篆隸故體例不
一總期珠璣錯落不在格式整齊庶幾觀此書者不目
之爲景暈卿雲則珍之爲明珠拱璧必有與漢魏津逮
知不足齋所刻共刻爲四部以炳耀乎字內者則又不

特余之能化而大而化之將無不在風雲鼓盪之內也
是則區區之心願與天下共寶之又豈徒藏之童山爲
奕世所守之寶也乎

函海後序

古無以數人之書合爲一編而別題一總名者惟隋志
載地理書一百四十九卷目錄一卷註曰陸澄合山海
經以來一百六十家以爲此書澄本之外其舊書並多
零失見存別部自行者惟四十二家又載地記二百五
十二卷註曰梁任昉曾陸澄之書以爲此記其所增舊
書亦多零失見存別部行者惟十二家是爲叢書之祖

然猶一家言也。左圭百川學海出始兼裒諸家雜記。至明而卷帙益繁。而漢魏叢書津逮秘書近日知不足齋叢書皆於各家著作全錄其書。薈爲一集。其或於叢書畧加節取者。則如說郛稗海藝圃搜奇紀錄彙編之類。其或附已書於說部叢書末者。則如秘笈彙門廣牘之類。皆是也。余所刻函海書共三十集。其前十六集皆古人叢書也。而已書亦附焉。蓋用後體例也。小卷不計總全卷共一百五十種。書始於戊戌春。迄於壬寅冬。閱五年而成。予在通永道。遭事去官。板片零散。又半在梓人林姓家。以鐫費未楚。居奇不發。時余獲罪在保陽臬司。

獄方將遠戍萬里無暇及此自料此書不能緝完矣會予姻親永定觀察南部陳公澠山諱琮者在過通縣視予兒女見板片零落慨然曰此兩村不朽業也奈何使之中棄乎問知其故立出三百金交予弟檢討鼎元墨莊使購板歸適予亦荷總制袁清恪公保奏得贖回通因完公羈留之暇修成此書凡有校讐責之余季墨莊其去取余獨任之時雖前序云成於壬寅冬實成於甲辰春其所以獲成實藉山力也善不可沒因爲序其顛末於後云

升菴著書總目序

何宇度益部談資云楊用修著述之富古今罕儔予所見已刻者三十一種已刻未見者三十八種聞未刻者尙六十九種其書目俱列於錄按瑯琊焦竑序升菴外集云明興博雅饒著述者無如升菴先生向讀墓文載其所著書百有九種可謂富矣嗣予所得往往又出所知之外蓋先生謫居無事遇物成書有不可以數記者今購之數十年所覩記已爾則余所不及見者抑又多矣今其孫宗吾所言二阨則先生家已無其書况他人乎曹能始觀察人蜀余託以訪求曹於書有奇嗜極力搜羅復如十種以寄其詳列書目爲前錄所見已刻未

刻者又有二十三種今合余之搜尋所見已刻未刻三十九種連前一百六十一共二百種攷明簡紹芳年譜所載升菴著書四百餘種今相距不三百年而所見所聞止此則外所不知者又不知幾何卷矣江寧顧起元云先生爲後代之子雲今觀其著述宏富竒麗奧雅漁弋四部七略之間事提其要言纂其元自唐宋以來吾見亦罕矣迺汝南正之瑯琊非之摘其小瑕掩其大美雖文人相輕自古爲然而胸無先生之博妄白疵議徒爲口實按先生孤身謫戍永昌七十行戍無書籍可攜其所著作半出之腹笥而後人顛祭鱗次已慙掛一漏

萬况以後進凌前賢所謂不自量之甚者也新都立言已懸日月故其爲書多短部單牒易於散軼世不恒見往往有安石碎金之疑仲深散錢之恨予生平讀其書而好之凡世所傳者除丹鉛各錄而外所見寥寥數十年來廣爲搜輯或購之書肆或借之友朋錄聚帳中以代餽枕有口有年矣部帙浩繁恐千載而下終歸散失並此而不可得也因將所見之四十九種先爲刊行嗣後藏書家如有先生片紙隻字不吝金玉續寄見示當爲補錄則又不特先生之幸亦士林之幸也夫

童山著書序

著書之名見于法言子雲曰通諸人之噓噓者莫如言
著古人之嗜嗜者莫如書故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畫
出君子小人見矣聲畫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動情乎蓋
言君子以明義而小人以明利也楊升菴謂其妙論通
微可參易理誠深有味乎其言之也余蜀人也擲管

觚數十年於茲矣景仰先賢窮年屹屹竊欲學步邯鄲
而有志未逮雖間多掇拾遺文大槩皆層層小語未足
以鈞元亦未能以明道其不爲君子而爲小人之歸也
明矣余有心畫四十種本不敢問世因刻函海中升菴
著書畧有懋余附其後者故亦覩然曰著書亦多見其

不自量也其續刻各種亦附見於後云

鄭氏古文尙書序

鄭氏經義五經皆有注自漢魏以來立於學官未之有異議也自唐貞觀中孔穎達撰五經正義易用王弼書用孔安國而二經鄭義遂亡今傳者惟三禮毛詩而已竊思漢儒註經去古未遠俱有家法隻字片言不肯苟作考古者所必窮也故宋浚儀王應麟裒集羣籍爲鄭氏易一卷古文尙書十一卷以補其缺庶二經之亡得王氏而復還舊觀不但爲鄭幸已也故周易書前明胡震亨曾刊附資州李氏傳後近惠定宇以所集尙有

遺漏重採諸說增爲三卷德州盧氏爲之梓行而所
古文尚書則祇有寫本訛誤頗多不爲之校而行之則
五經鄭義終缺而不全而亦恐訛以傳訛勢必至魯豕
亥魚不可卒讀遺誤後學匪淺也故復賈加釐証以于
應麟所集鄭氏注列于前而以鄙見所訂另以校字小
書單行列于每條後總曰証訛而書名則仍稱鄭氏古
文尚書云

尚書古字辨異序

論尚書古文字體者多引許氏說文以爲出于孔安國
非也此由慎序自稱孔氏書皆古文而悞也考劉知幾

史通曰古文尙書得壁中博士孔安國所上校伏生所誦多二十五篇更以隸古字寫之編爲四十六卷司馬屢采其說至後漢孔本遂絕有見於經典者諸儒皆謂之逸書是孔氏壁中書慎未得見也按說文末載慎子冲上書云慎古學受之賈陸而後漢書儒林傳又云扶風杜林傳古文尙書同郡賈陸爲作訓馬融作傳鄭元作注解由是古文尙書遂顯于世是慎所爲古文者卽杜林之本也隋志云杜林古文尙書所傳僅二十九篇又雜今文非孔舊本後漢書杜林本傳林前于西州得漆書古文尙書嘗寶愛之雖遭難困頓持不離身是林

所傳者乃古文字體故謂之漆書又漢書藝文志云劉向以前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是古文卽孔氏所尙之古文經向勒改其訛脫據訓詁則稱三家據經文亦可稱孔氏古文尙書是必劉向校正三家時古文隨今文伏生二十八篇傳出以字非隸古世不行用林偶得之以授逵逵得之授慎慎因稱爲孔氏本故亦止二十八篇非真見安國舊本也蓋古文本出于孔氏古文而古文字體則慎實得之杜林漆書也所謂孔氏古文尙書鄭註原本不可得見有宋王應麟所撰集古文尙書鄭註十一卷久無刊本

余已校行矣又據日本七經孟子考文所載尙書古文
字體一册半皆據說文以辨俗字余復博採諸書再加
校讐爲古字辨異一書以爲眉采夫說文以小篆爲宗
至于隸書行書草書則各謂一體孳生轉變時有異同
故顏元孫干祿書曰自改篆爲隸行漸失其真若據說
文下筆多礙當去其太甚使輕重合宜徐鉉亦曰高文
大册則宜以篆籀著之金石至于常行簡牘則草隸足
矣此二人皆通于小學而持論如是亦勢之必然也然
說文之學猶此而愈不明矣夫俗字日多則古字日湮
人以爲六書之義莫精于說文而不知說文實授于杜

林漆書故尚書古文有爲俗所濶而小異者不可不辨也。是亦卽杜林漆書辨異也。

禮記補註序

雲莊禮記集說十卷元陳澹撰澹字可大都昌人雲莊其號也其書成于至治壬戌朱彝尊經義考作三十卷今本十卷坊買所合併也初延祐科舉之制易書詩春秋皆以宋儒新說與古註疏相參惟禮記則專用古註疏蓋其時老師宿儒猶有存者知禮不可以空言彫也澹成是書又在延祐之後亦未爲儒者所稱明初始定禮記用澹註胡廣等修五經大全禮記亦以澹註爲三

用以取士遂誦習相沿蓋其說禮記者漢唐莫善於鄭
孔而鄭註簡與孔疏典贍皆不似濬註之淺顯宋代莫
善於衛湜而卷帙繁富亦不似濬註之簡便又南宋寶
慶以後朱子之學大行而濬父大猷師饒魯魯師黃幹
幹爲朱子之婿遂籍考亭之餘蔭得獨列學官如今定
制所尙是也余少習舉子業先大夫卽授以陳氏集
說余愛而讀之以其間穿鑿附會並及掛一漏萬之處
頗不愜於心因遍採說禮諸家爲之補註於上以備叅
考合之各得若干條因輯爲四卷夫說禮之家一百四
十四人求其多不傷煩少不傷簡則衛湜之後斷推陳

苦也夫不學禮無以立論語言之矣孔門執禮執此禮也仲尼時戴記未出七十子之徒將何所執乎余之從古文非敢謂古禮行之今亦猶我愛其禮之意云爾嗟乎儀禮古禮經也漢以前先儒聚訟不一至唐昌黎以爲難讀嗟乎難讀而遂不讀尙得爲士乎

童山文集卷四

綿州李調元雨村

序二

夏小正箋序

夏小正者所謂夏之時也而曰小正何也言政令之小者也本大戴禮之一篇隋書經籍志始於大戴禮外別出夏小正一卷註云戴德撰未傳松卿序謂隋重賞以求逸書進書者多離拆篇日以邀賞故別出此篇於理或然考吳陸氏草木鳥獸蟲魚疏引大戴禮夏小正傳言大戴禮舊本但有夏小正之文而無其傳戴德爲之

作傳遂自爲一卷後盧辨作註始採其傳入經文下隋
所謂戴德撰者乃傳也當認僭作撰以其傳別於經者
寔自崧卿始其爲一卷亦猶之小爾雅乃孔叢子之一
篇因李軌之註遂別爲一卷也夏小正或云予夏作雖
未必然然文句簡奧實三代之書自傳崧卿撰戴氏傳
四卷外近有徐氏傳之解黃叔琳之註諸錦之註雖博
稽廣註苦多穿鑿未愜於心且多舛訛脫漏如經傳有
合爲一行者有經大書而傳小書者亦無定本近得承
樂副本經文拍頭而傳空一字俱大書此可遵也因其
其繁蕪約爲之箋以通其義夫古人之書殘篇斷簡諸

曲聲牙其不盡可箋也明矣若必一一而強爲之注不
至於鑿不止此聖人之所以甚重乎史闕文也予之所
以爲箋也正所以正諸家之鑿也至於徐氏之以爽死
爲爽鳩以五日爲夏五黃氏之以丹白鳥爲螢火納耶
赫爲兩物諸氏之以雉震斷爲兩句孚粥之斷爲祿鷄
通則通矣其如鑿何故曰予之所以爲箋也所以正諸
家之鑿也

十三經注疏錦字序

訓詁之文非詞章之學也而深於訓詁者詞章亦不外
是焉漢唐儒者一生精力悉耗之注疏中至有一字一

言之微累千百言解之而不能盡者學者病其繁重兼
謂治經之外無所復施幾於高閣度之不知其詮釋名
物研芳擷豔洵屈揚班馬無以過豈專講經而已乎余
故摘其標新領異之語別爲四卷名曰注疏鉤字或者
謂訓詁之文不宜與詞章作料是猶未得忠恕而語一
貫宜乎其茫然也

逸孟子序

漢書儒家孟子十一篇史記則以爲與萬章之徒述仲
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豈篇之離合不同歟抑亦秦火之
亡也孟子之書久或於諸子漢孝文時始與孝經爾雅

同置博士其識卓矣而旋即罷至趙宋設科與孟並列
註疏之家常相表裏雖司馬光之疑晁說之之詆馮休
之刪鄭厚叔之斥究不能爲之軒輊也故自趙岐注而
外唐之翼孟者有劉軻續孟者有林慎思至宋余允之
爲尊孟辨七卷以正之而推崇極矣竊聞嘗考孟並之
遺文墜緒見於諸子百家者尙復不少實秦火之後所
逸也因爲採集成編述曰逸孟子庶幾可以存一二於
千百乎夫孟子之書崇仁義闢楊墨趙岐所謂帝王公
侯遵之可以致隆平頌清廟卿士大夫蹈之可以遵君
父立忠信守志厲操者儀之可以崇高節抗浮雲信斯

語也則片言何可逸也所願與翼孟續孟尊孟教共商
之也

勦說序

立言者不可以立異而亦無取乎苟同故曲禮於魯曰
毋勦說明同之不可以訓也而復繼之曰必則古毋若
惟恐人之或詭於異者蓋同非也異亦非也考其同而
辨其異君子宜何如審擇而予乃以勦說名是編每乃
反矣古人乎顧義理本同得力自異嘗見鉛槧之士冥
心孤誼前無古人自以挾從來未發之奧矣及流覽篇
章而見古人之言早有與吾說相字合者是我雖不心

踵襲古人而其說爲古人所已見將不謂之勦說得乎
迫徐而驗其所爲又未嘗不自成一家言堪與古人並
存而不廢是勦說中亦不無有可采者閉戶造車出門
合轍其不求同而自同者正其不求異而自異者也余
從經史傳注中擇其字義錯謬考証以成是編其所引
據強半出自古人其爲勦說無疑矣第其所自說者間
有發明或亦鉛槧家所不廢乎雖然讀古人書而未盡
予方以不得盡襲古人爲恨也見古人書而必考予方恐
今人之徒襲也非勦不明因勦愈見雖言勦實非勦也

諸家藏書畫簿序

凡古今言書畫之書夥矣而獨於藏書畫之家略焉問
嘗考之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彙考自唐宋歷帝王而下
藏書畫之家可考者各彙爲十卷總名諸家藏書畫簿
以資博古者按簿而稽百不失一謂之簿者亦猶今之
計帳也周禮遺人疏總送帳於上此帳字之始而北史
高恭之傳秘書圖籍多致零落詔令道穆總集帳目帳
本今俗作賬簿之賬字書未有也韓偓曰帳而計簿亦
曰帳者運籌必在帳中也故曰帳卽簿也然則圖籍零
落者若不有簿以稽可乎本書畫簿並梓會遭事故畫
簿未刊容續補之

劇話序

劇者何戲也古今一戲場也開闢以來其爲戲也多矣
巢由以天下戲逢比以軀命戲蘇張以口舌戲孫吳以
戰陣戲蕭曹以功名戲班馬以筆墨戲至若偃師之戲
也以魚龍陳平之戲也以傀儡優孟之戲也以衣冠戲
之爲用大矣哉孔子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
怨今舉賢奸忠佞理亂興亡搬演於笙歌鼓吹之場男
男婦婦善善惡惡使人觸目而懲戒生焉豈不亦可興
可觀可羣可怨乎夫人生無日不在戲中富貴貧賤天
壽窮通攘攘百年電光石火離合悲歡轉眼而畢此亦

知戲之傾刻而散場也故夫達而在上衣冠之君子戲也窮而在下負版之小人戲也今日爲古人寫照他年看我輩登場戲也非戲也非戲也戲也尤西堂之言曰二十一史一部大傳奇也豈不信哉夫百間之屋非一木之材也五侯之鯖非一鷄之跖也書不多不足以考古學不博不足以知今此亦讀書者之事也予恐觀者徒以戲目之而不知有其事遂疑之也故以劇話實之又恐人不徒以戲目之因有其事遂信之也故仍以劇話虛之故曰古今一戲場也

蜀碑記補序

輿地古今沿革不同郡縣名亦因之互異欲訪金石必
明輿地其大較然也余蜀自漢魏迄唐宋元明以來通
都大邑叢山峻壑梵宇禪林殘碑斷碣時出雨淋日炙
之餘烏道蠶叢或露牛礪童敲之後搜討非易編綴維
艱有志於古者所爲撫卷而慨歎也宋王象之所著輿
地紀勝二百卷近時朱竹垞徐玉風輩猶及見之今已
佚不可得矣所存者祇輿地碑記目四卷有自序一篇
見元吳師道敬鄉錄所載考象之慶元丙辰進士博學
多聞其序紀勝一書竊比太史之不出戶牖而名山大
川若躬履焉可謂壯矣夫碑者金石之文也記者志述

之文也此殆從地理書摘出而名非專爲碑記而作也
其摘出不知始自何人中所載東南十六路於蜀刻尤
加詳細皆自爲註釋不似寶刻叢編寥寥數語是實益
郡之金薤琳琅也然閒嘗稽碑帖諸書其所摭取尙不
無掛漏之嫌且象之南宋人郡縣皆沿舊名閱之瞠目
余因於輿地碑記目中摘出在蜀者遍爲搜采加之考
証爲蜀碑記補十卷每卷先以王所得列於前爲上卷
而以已所得列於後爲下卷示不敢紊不敢襲也又於
下卷中分王本所未有而增入者曰補王本所未有而
釐訂者曰考俱遵 國朝郡縣名標之以便緝閱另錄

輿地碑記目原本一編以存其舊蜀之金石文章不外乎是矣余之爲此非敢謂羅萬象於無窮實欲存一線於不墜也夫輿地碑目旣從紀勝而摘以單行則蜀碑說又何不可從碑目而摘以單行乎好古之士於以歷歛其中將見蜀之山川亦於是乎在可當遊毋矣象之言子長因遊而得作書之趣余乃因作書而得山川之趣也不亦信乎

睡餘新拾序

楊子雲曰觀書者譬如觀山及水升東嶽而知衆山之崩施也况介邱乎浮滄海而知江河之惡汜也况枯澤

乎美常珍而嗜乎異饌者惡觀其識味也委大聖而好乎諸子者惡觀其識道也信哉斯言也然獨不言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乎寡聞則無約也寡見則無卓也故曰君子之道有四易簡而易用也要而易守也約而易見也法而易言也大所謂易用易守易見易言者人生日用常行之道也事不越目前言常在唇間而白首窮經或有不能舉其名求其本者矣不啻異饌安知常珍之美也不探諸子安知大聖之道也夫古人之言皆古人之唾餘也而十三經二十二史諸子百家之書則若碗者盂若壺者甕若盎也唾涕無盡一器

盛焉萬卷無盡一理包焉理非他道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欲知道所在不外格物物格而天下之道在矣此余唾餘之所由拾也搜列衆書有如獺祭每啓一紙似噉侯鯖日事咀嚼而後知常珍之多在散寄也日事校讐而後知大道之多在眉睫也以皆人所言故曰唾餘以皆目前事故曰新拾夫奇山僻水馬遷或有未遊矣河源星海張騫或有未到矣譬如指山一簣指井一泉而曰天下之道在是豈理也哉余猶願夫藏書者之錫我百朋以飽鄙人之欲也韓退之云寶唾拾未盡是則余之所最歉然者乎

雨村詩話序

前村詩話前曾著名矣而此復著何也前以話古人此以話今人也詩者天之花也花闌一春而益新詩闕一代而益盛穠桃繁李比艷爭妍而最高者爲梅蘭竹菊唐宋元明分壘列堦而最大者爲李杜韓蘇然梅蘭竹菊高則高矣而藝圃者不遍植竒花非圃也李杜韓蘇大則大矣而談詩者不博及時彥非話也茲之作也上自名公鉅卿高人宿士下逮輿臺負販道釋閨媛無論隻字單詞莫不口記手錄譬之丁花可謂四時俱備五方並採矣夫花旣以新爲佳則詩須陳言務去大率詩

有恒裁思無定位立言先知有我命意不必猶人詩云
于理要有理趣勿墮理障詩通于禪要得禪意無墮祖
機言近而指遠節短而韻長得其一斑可窺全豹矣

雨村詞話序

詞非詩之餘乃詩之源也周之頌三十一篇長短句居
十八漢郊祀歌十九篇長短句居五至短篇饒歌十八
篇皆長短句白唐開元盛日王之渙高適王昌齡絕句
流播旗亭而李白菩薩蠻等詞亦被之管絃實皆古樂
府也詩亦有樂府而後有古體有古體而後有今體樂
府長短句卽古體也溫韋以流麗爲宗花間集所載南

唐西蜀諸人最爲古豔北宋自東坡大江東去秦七黃九踵起周美成晏叔原柳屯田賀方回繼之轉相矜尙曲調愈多派衍愈別鄱陽姜夔鬻爲詞宗一歸醇正於是辛稼軒史達祖高觀國吳文英師之於前蔣捷周密陳元衡王沂孫效之於後譬之於樂舞簡至于九變而歎觀止矣流傳既廣互有月旦而詞話生焉陳后曲不工詞而詞話實由之祖自是以來作者指不勝屈而吾蜀升菴詞品最爲允當勝弁州之英雄欺人十倍漸近日徐鉉有詞苑叢譚一書聚古今之詞話彙集成編雖不著出處而掇拾大備可謂先得我心矣然則余又何

詞之可話也大凡表人之妍而不使美惡交混曰話摘人之媿而使之瑕瑜不掩亦曰話余之爲詞話也表妍者少而摘媿者多如推秦七抑黃九之類其本意也蓋妍不表則無以著其長媿不摘則實以形其短非以非前人也正以是前人存前人之是正所以正今人之非也非特以証今人之非實以証已之非也五十無聞學可知矣而猶老不知恥爭辨於剪紅刻翠之間不知後有何人復議予之妍媿也予家藏有常熟吳氏訥所彙宋元百家詞寫本卽朱竹垞所云抄傳絕少未見全書者並汲古閣所刊六十名家詞日披閱之而擇其可學

者取以爲法其不可學者取以爲鑒錄成目曰雨村詞話夫見賢思齊見不賢自省亦聖賢之事也其必如是別白何也誠以詞也者非詩之餘乃詩之源也

雨村曲話序

予輯曲話甫成客有謂予曰詞詩之餘曲詞之餘大抵皆深閨永巷春傷秋怨之語豈堂堂學士所宜有况夫騷賢琢肝織心淫蕩亦非鼓吹之盛事也子何爲而嘖嘖不休也子應之曰唯然然獨不見夫尼山刪詩不廢鄭衛輪軒采風必及下里乎夫曲之爲道也達乎情而止乎禮義者也凡人心之壞必先起於無情而後慘刻

不畏之禍作若夫忠臣孝子義夫節婦觸物興懷如怨
如慕而曲生焉出於綿渺則入人心脾出於激切則發
人猛省故情長情短莫不於曲寓之人而有情則士愛
其緣女守其介知其則而止乎禮義而風醇俗美人而
無情則士不愛其緣女不守其介不知其則而放乎禮
義而風不醇俗不美故夫曲者正鼓吹之盛事也彼瑤
臺玉砌不過雪月之套辭芳草輕烟亦祇郊原之泛句
豈足以語於情之正乎此余之所以不能已於語也而
何詁之設也客曰是則然矣子之言未必其無弊也乃
執刀以平章曲厨司三寸管而低昂之無乃過當乎

予曰人之善非已之善也人之惡非已之惡也雙眸具
在亦視乎其人之能與不能而已矣

雨村賦話序

古有詩話詞話四大話而無賦話徐鉉之集唐宋律賦
爲賦苑二百卷李魯之賦選五卷楊翱之典麗賦六十
四卷唐仲友之後典麗賦四十卷楊偁之賦門魚鑰五
卷搜輯則該博矣決擇則精粹矣然祇帖括之津梁而
非作賦之法門也故雖體物瀏亮爲士人佐噀之具而
其中有蘊奧焉尚隱而未發也故亦不可以賦話名予
視學粵東經藝之外與諸生講論尤津津於聲律之學

凡歲試月課之餘有兼工賦者莫不擊節歎賞引而啓
迪之而苦未有指南之車也因於敝廬中見杭郡湯稼
堂前輩刻有賦律衡裁一書頗先得心爰出于少時芸
窠所藝習者並列案頭以日與諸生相指示時用紙條
摘錄其最佳者各數聯以教之使知法而又兼以稊堂
所評隲者拈出之以定其歸庶幾乎溯流窮源不至斷
港絕潢而悉如百川之至于海也新舊所話漸多因彙
爲十卷名曰賦話付諸梓以示諸生使諸生一一披閱
而尋味之亦足以待予之諄諄面訓也乎

醒園錄序

居家宜儉也而待客則不可不豐自食宜淡也而事親則不可不濃此先大夫醒園之所由作也先大夫自諸生時蔬食菜羹不求安飽然事先大父母必備極甘旨至于宦遊所到多異越南珍之鄉厨人進而甘焉者隨訪而誌諸冊不假抄胥手自繕寫蓋歷數十年如一日矣夫禮詳內則養老有淳熬淳母之別奉親有飴蜜滌澑之和極之蜩范蚺蜎之細芝栢葱深之微棗蒸栗擇削瓜鑽梨之事罔不備舉寧獨大者軒細者膾冬行蠶夏行腊委曲詳載爾乎夫飲食非細故也易警腊毒書重鹽梅烹魚則詩美誰能膺態則傳懸口實是故箴

銘之作不遺盤盂知味之喻更嘆能鮮誤食蚶蜆者猶
讀爾雅不熟雪桃以黍者亦未聆家語之訓乎在昔賈
思艷之要術遍及齊民近即劉青田之多能豈真鄙事
茶經酒譜足解羈愁鹿尾蟹螯恨不同載夫豈好事蓋
亦有意存焉是錄偶然涉筆不言著述而著述莫大焉
時一恭展儼然見先大夫之精神如在而菽粟之味
獨留家風猶憶醒園不啻隨先大夫後捧匭進爵陪
色笑於先大父母之側也不敢久閱笈笥乃壽諸梓
書法行款悉依墨妙黠鼠塗抹援刻魯公爭座位例各
存其舊亦謂父之書手澤存焉耳然而言及此已不禁

淚潄潄如縷縻矣

醒園花譜序

譜莫該于羣芳該則該矣而多舛訛亦莫簡于花鏡簡則簡矣而多疎漏求其無二者之病而簡而能該殆其難矣乎夫托興林泉寄情芳草幽人之事亦風雅之助也然或摭拾舊聞獨據己見採擇未精搜羅未備不但不切于日用亦且遺笑于清賢一物不知非儒者之恥乎吾先大夫舊開醒園一區在雲龍山麓背山臨流樹木蒼蒼名花異卉羣蔚其中歸田已後卽移於醒園之萬花廬日以花爲事於亭臺所未建者經之營之既

苟完矣於是又檢花木之未備者培之相之自日親農
圃之事而後知前二書之尚有遺恨也於是廣繙秘冊
自御製佩文齋而下如月令廣義齊民要術以及稗
官野史凡爾雅埤翼本草註疏擇其有裨于農圃者命
門人謹錄之冠以花月令分爲十二門曰花曰果曰木
曰竹曰卉曰水草曰藤曰穀曰蔬曰桑麻曰茶曰藥而
統名曰醒園花譜以花必備果木竹卉水草藤而後花
之事全也穀蔬與桑麻所以崇民事藥以重民命而亦
無不有花也觀斯譜也天時早晚之候人事種澆之方
地力彼此之殊物性良楛之異條分縷析燦然具陳雖

不敢言簡而該亦庶幾無向所言二者之失乎至于詩賦姑闕而不載以自有詠物之編且亦無闕播種之事也然攬羣彙之蕃衍樂茂對之化機而才人之歌咏自可油然而生且揆藻摛詞亦不外是矣古語云近山識鳥音傍水知魚性欲種花者其來問輯花譜之人乎

新搜神記序

晉干寶作搜神記而所記不盡皆神蓋昔之所謂神非今之所謂神故出處生辰多畧而不載茲書所纂鬼神獨多然必據正書而核其原委考其事蹟大抵以事人為先而絕不以神道設教亦敬遠之義也向余所著二

二十卷分天地人物苦其卷帖浩繁因刪爲十卷別名
新搜神記其曰神考者但摘取今時所祭祀之神而一
以正書證之以便觀覽其所以仍其名而言新者思以
補于寶之遺也知此者卽知鬼神之德庶免民鮮能久
之嘆矣

弄譜序

譜何以弄各以所譜皆弄也弄何以別爲一集玩物喪
志儒者所不道夷吾弱不好弄左傳嘗稱之矣故別爲
一集也然儒者所以學爲聖人也昔聖人幼齡戲陳俎
豆矣是聖人有弄也而不特此也漢高祖持御史大夫

印弄之而昭帝有鈎盾弄田是自天子有弄也晉桓
伊貴矣而爲王徽之蹠床吹笛作三調弄是卿大夫有
弄也宗少文善琴有金石弄是文人壘士有弄也當堯
之時康衢之民爲之擊壤而歌是庶人有弄也是雖玩
物不同貴賤不等而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無不有弄也
則弄何害於儒也然本弄事而弄可也若兵事而弄則
不可也昔哀公問孔子儒行而終沒其世不敢以儒爲
戲誠不敢以儒爲戲也則奈何以兵爲戲也

章山文集卷五

綿州李調元雨村

序三

全五代詩序

五代詩向無全本編詩者率皆附之唐末宋初之間並少專輯惟新城王尚書漁洋有五代詩話而所載者事蹟詩或缺焉竊嘗論之梁唐晉漢周歷五代十三君共五十二年其間或縉紳或隱逸代不乏人然各事共主判若町畦如梁初或可附之唐末矣晉漢周則去唐較遠周末或可附之宋初矣唐晉漢則距宋稍遙况兼以

十國各據疆土卽五代之君亦不能隸其版土而屬之
而况乎唐末所謂風馬牛不相及以之附入豈不謬哉
夫讀古人書貴知古人之世事君之義從一而終此天
經地義也而五代年間易姓僭竊如翻鑊上餅以致官
爵益濫小人乘君子之器富貴出于非意視國家安危
如秦越不相謀故其時將相大臣有一人而事一二朝
者有一人而事四五朝者如後唐之馮道所向稱臣後
梁之王易簡幾遍五代後漢之王仁裕歷事八君似處
處皆可攔入嘗附于何代乎惟於其人核其生平將受
知必有最深之地功名必有最顯之時本其人其事以

定其爲何代之人亦愧其不安之意也故數年來於趨
署直宿之餘輒坐擁諸書詳加繕核有五代詩而爲前
人附入唐末宋初者俱一二歸還之或應入某代或應
入某國或按其時其事而更於每人姓氏之下綴以小
傳皆據各書採錄非臆說也蓋不如是則不足以成五
代之詩也更於五代後附以十國凡有斷章摘句靡不
收入統名之曰全五代詩共計書一百卷自乙未春二
月至戊戌春正月積三年而始成雖草創經營不無坦率
而纓祭之下頗自信拮拾無遺庶幾使五十二年之文
獻得以不墜不亦可乎我朝文教光昌炳耀千古近

於鄉會益以詩律溥海內外莫不炳炳麟麟羣趨風雅
矣今是編之出或亦採觚者不無一得之助也夫

重刻太白集全序

凡詩賦一代有一代之雄楊子雲漢之雄也而論者必
並相如而稱之曰揚馬李太白唐之雄也而論者必並
少陵而稱之曰李杜意以非子美不足以並六白而吾
謂太白不借子美而後尊也太白詩根抵風騷馳驅漢
魏以遺世獨立之才汗漫自適志氣宏放故其言縱恣
傲岸飄飄然有凌雲馭風之意以視乎循規蹈矩含宮
明商者真塵飯土羹矣蓋其仙風道骨實能不食人間

烟火故世之負尸載肉而行者望之張目咋舌譬如天
馬行空不施鞿勒其能絕塵而追者幾人哉且太白亦
非徒凋落浩蕩而無涯涘也今之人半以子美沈酣六
籍集古今大成爲風雅正宗使追步者有徑可尋有門
可窺故譚藝象迄今奉爲矩矱遂視太白爲登天然不
可幾及者此大謬也太白之仙才文質炳煥發爲詩
歌無體不備無體不精當其時使無子美則後之人尋
思玩繹於擺脫駢儷軼蕩不羣之外求其聲律固自有
軼轍之可遵亦何至怖如河漢也太白詩云大雅久不
作吾衰竟誰陳又曰我志在刪述垂輝映千者又嘗言

重刊... 卷之三
將復古道非我而誰則欲括風雅之源流明著作之意
旨舍太白其將何師乎世之言詩者不問津於太白而
先以子美爲寶筏是猶所謂斷港絕航而望至於海也
其視蓬島十二樓何啻三千弱水之隔乎又安望溯而
兩漢之源以駕揚馬而上哉余自束髮授書卽喜太白
所爲詩歌文章每手一編朝吟而夕覽其裁之篋笥有
日矣余友鄧玉齋爲彰明廣文彰明古昌明卽太白所
生地鄧亦酷嗜太白詩因秩滿來京寓子齋之西偏相
與把酒聯吟因出所訂太白全集以示余而余亦出素
所摩娑舊本而參考之將付之剞劂屬余爲序且曰吾

蜀爲古今文獻風教之祖迄今而遂淪沒吾雖秉鐸於一鄉一邑其何以不光昭先賢之遺風而使鄉之人揚風攷雅有所從入之路也昔人云有爲者亦若是吾願天下之學詩者先從太白問津可也

蘇詩編年序

蘇詩善本難購在蜀尤難購舊所傳者王氏十朋施氏元之二家汪本汪注分類故多舛誤施雖駁雜較勝於王然其編年頗爲失實不如查他山編年補註本爲最善查云公詩自仁宗嘉祐己亥始見集中所謂南行集也施乃系諸嘉祐元年爲丙申而詩中有忽憶丙申年

之句其背戾可知從來編年者或起辛丑或起壬寅南
行集乃已亥庚子詩反置續集中殊失位置考宋史藝
文志有南征集一卷征字乃行字之訛當時此卷本自
單行今自郭綸及初務嘉州以下編次一准樂城集真
確論也顏東坪明典從余受業素好蘇詩憫我蜀地之
無善本也因取查本斷自仁宗嘉祐已亥起較他本多
二卷而辛丑以下則仍施本之舊又以卷帙浩繁去其
註而刊之復照查本於補遺中有以他詩混入者俱僉
出之別爲上下二卷可謂善本矣書既成求序于余余
惟蘇詩之無善本不但今時自南宋時已然嘗讀楊誠

齋集有謝福建茶使吳德華送東坡新集詩曰故人遠
送東坡集舊書避席皆讓渠東坡文集儂亦有未及終
篇已停手印墨模糊紙不佳亦非魚網非科斗富沙棗
木新雕文傳刻疎瘦不失真紙如雪蘭出玉盆字如雙
雁點秋雲老來兩眼如隔霧逢柳逢花不曾覩只逢書
冊佳且新把翫崇朝那肯去據此則在當時已多麻沙
翻板而吳德華東坡新集爲最善矣今吳本已不可得
得此本不啻吳本之再見矣則余之覽此集也又豈但
把翫崇朝而已哉故余樂爲之序不但爲天下人幸且
先爲吾蜀之家有其書者幸也何也舊書避席皆讓渠

也

陸詩選序

放翁詩非選不可過選亦不可何也不選則卷軸煩多
難于繙閱過選則片鱗隻羽不免遺珠今于劍南渭南
二集全部內悉心採錄共得詩二千六百餘首先生之
詩盡在於是矣夫取法乎上僅得乎中詩貴溯源漢魏
以至盛唐李杜諸家學者自當奉爲鼻祖而余獨選先
生詩如此之多者何也蓋以示初學入門之基也先生
取材宏富對仗精工而出以簡筆每遇佳句不啻如楊
柳承露芙蓉出水天然不假雕飾而嘔出心用者雖鏤

冰刻骨無以過之洵後學之津梁也此選初名陸詩珠
圍蓋原以盛珠庶不踰鄭人買價還珠之誚也後子弟
輩遞加抄錄遂失其名而曰陸詩選余因笑而從之丁
酉歲余視學粵東將原本携至署爲白蟻所蝕故集首
尚闕七古數首今余僑寄潞河將歸劍南他日竹廬茅
舍校讐尙有餘閒容補校以成全璧云

袁詩選序

歐陽文忠公謂詩必窮者而後工此殆不然詩必富者
而後工也非富於學則萬卷不破非富於材則萬象不
該記所謂多文以爲富者正謂此也錢塘袁子才先生

今代之富於詩者也其學富故出語邁李杜其才富故落筆無古今而又家本富豪少掇巍科遂入詞館其年富出幸上元其力富未幾卽築室于江陵名曰隨園其一切飲食起居無不豐贍以是發而爲詩其富豈可及乎夫世之所謂窮而工詩者吾知之矣諸子百家束之高閣此腹之窮也詹詹小言不見江河此眼之窮也而又輩門圭竇藜藿不充以是爲詩其學不足以瞻其用其才不足以達其辭猶之室如懸磬家無儋石升其堂則踟躕風雨而已視其身則捉衿見肘而已以是爲工非俗卽鄙非怪卽誕豈尚有黃鐘大呂之音清廟明堂

之響出于其中哉夫以子才先生才學如此之富何不
使之身居廊廟翻黻皇猷燕許文章姚宋事業必有偉
然可觀者而顧使之終老園圃嘯傲林泉慷慨抑揚凌
轅百代自成一家是豈天之愛之欲其專力于詩以成
其名故使壽登耄耋使得罄其懷抱乎知先生亦必不
以彼而易此也予幼隨先君宦浙得其制藝伏而讀
之不忍釋手後從內翰程魚門處得其小倉山房詩集
亦伏而讀之不忍釋手適余有粵東提學之命不敢自
秘因梓而行之以爲多士式諸生勉乎哉余詩不足學
諸生其學袁詩可也

張鶴林詩集序

詩雖發於情而實本于性性不篤者情不真也吾同年友鶴林篤於性者也其爲人冲和澹雅使人望之如瀾瀾千頃之波可望而不可卽而其與人談論往古及天下之事則又踔厲風發率屈座人嗟乎何多才也此豈但學力成之要所謂篤于性矣乃以如此之才而卒不承年假蹇一官以沒臨沒謂其子鑑曰吾詩必使雨邨爲序雨村知余者余既慟哭之卽索其生平所爲詩而歸以吾友居嘗獨以余爲能詩退朝歸院必以一篇相質祈必當意而止而遺言又諄諄爲囑故余亦毅然以

自任也余時以艱守京師掘擋先人後事適選本朝
蜀詩名曰蜀雅拔其尤者入集中其餘編次成卷分詩
集十卷文集二卷館課存藁十卷制藝二卷余亦不日
歸甲權其散失爲弁數言以授其子鑑戒之曰此爾先
人卣心錦囊也善守之嗟乎子敬人榮俱亡矣青燈一
卷念我良友已從地下修文溼泔泔何如也夫以吾友
如此之天性使假之年吾烏能測其學之所到而卽此
殘篇斷簡已似珠光劍氣照耀人間則更數千百年其
不埋沒於荒烟蔓草可知也猶憶曩昔聚首館閣日與
姜松亭孟鷺洲諸同年酒酣耳熱捉筆賦詩一時豪邁

之氣直謂君致身富貴片刻事耳曾幾何時而竟沮喪至此哉嗚呼本爲序君詩而言至此聲淚俱下忽不自知其又爲祭君文也

雲谷詩草序

詩也者人之性情也人之性情稟乎五行五行者金木水火土也在天爲五星在地爲五方在時爲五德在人爲五常發於文章爲五色播於音律爲五聲而總其精氣之用謂之五行五行者互相生而間相勝也然亦各有體用焉澄澈流衍水之體也漂流沒溺水之用也光顯炳明火之體也燔燎焦然火之用也長短曲直木之

體也幹舉機發木之用也從革堅剛金之體也鋒刃鉅
利金之用也敦靜安鎮土之體也含垢匿穢爲萬化母
土之德也土在中央主含萬物故言德土之爲言世也
故人發而爲言吐而爲詩莫不各肖水火木金上之性
情而所本亦殊焉本於水者其詩漂流沒溺本於火者
其詩燔燎焦然本於木者其詩幹舉機發本於金者其
詩鋒刃鉅利惟本於土者其詩敦靜安鎮而能含萬物
爲萬化母廣漢張雲谷名邦伸者余同年姻家也爲人
敦靜安鎮得於土之德爲多故其待人也以忠以信處
事也必敬必恭由己卯孝廉歷宰襄城固始實心實政

爭及豚魚者乎萬民誠已誠人格及鬼神者格造化故
其發而爲詩無非勸善規過激濁揚清義取關乎風化
而不以剪紅刻翠爲工詞取通乎賢愚而不以風雲月
露爲巧初讀之若無一奇字異句足以動人而細味之
則興觀羣怨無不包焉此非謂能含萬物而爲萬化母
哉吾故曰得於土之德爲多也讀其詩而凡體乎水火
木金者胥拜下風矣其仲子玉溪吾壻也其詩踔厲風
發直邁前人而忠厚和平似不及焉持此以質雲谷其
謂吾言爲然乎

南道集序

吳越余舊遊地也少有山水之興曾省視先大夫于餘姚出巴峽至夏日過九江歷五湖棹閭閻渡錢塘于山陰日與東南文士相追逐每憶前遊未嘗不魂夢于吳越間也余弟墨莊甲辰由翰林予假復作吳越遊所過必紀以詩名曰南遊集藏之篋衍未得見也戊申春丁叔父艱今年三月始扶輿歸里乃以和示閱之則如牛磨團團皆踏余陳迹而東南山水盡入毫端所與交遊又半出先大夫之門余老不能再遊見詩如再遊也吾蜀詩大半以眉山爲宗而先大夫尤有酷嗜能背誦子瞻全集教子姪輩口講手畫莫不以全集授受墨

莊尤久多于春風中者以故作爲詩章頗得汪洋灑漢
之觀不數年與弟崑塘俱先後成進士入翰林皆由此
也然子瞻困而能亨海外之言無不逍遙自得墨莊以
菽水之故有逆于習悍悍然一寓之于言此與了瞻之
空洞無物又有異焉何也子瞻與墨莊所處之時不同
也夫懽愉之詞難工而愁苦之言易好窮人之詩固然
然弟固史官也昔太史公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講
業齊魯過梁楚以歸於是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畧邛
笮昆明還報命今卷中臚陳皆其地也他日復起登
朝藉闔歷以廣見聞揆天廷而敷文藻高文典冊蔚爲

國華不惟媲美龍門且頡頏司馬豈終於窮乎區區子
瞻又何足多學也

鳧塘集序

人喜則思陶陶斯咏故咏詩主陶情而作詩由陶甄今
之善爲陶者莫過於饒然有八法焉一曰采石饒窯陶
上以祈門爲上品若用高嶺則質不純正矣二曰鍊泥
以缸浸泥細濾入絹以作坯胎若不澄淨則色不滋潤
矣三曰配釉釉貴純粹無灰不成灰出平樂鍊以鳳尾
草和泥成漿泥十灰一若泥少灰多則光不鮮瑩矣四曰
護匣堯坯宜淨一粘泥滓卽成瑕駁揀黑黃沙畧加鍊

削燒過護坏若不護入火則柔不受治矣五日定模塼
塼之法器中脰豆中懸卽今模子必須與原樣相似若
無規範則式不畫一矣六曰車圓器制不一圓者如盤
盃鐘碟博泥置盤以竹撥輪隨手拉坏自然如意如手
法稍滯則形不圓轉矣七曰琢器方者如瓶壘尊彝凡
有稜角壓成刀截爲段當角者廉之當折者挫之然後
選式付匠若彌縫不周則工不渾成矣八曰選青瓷器
悉藉青料采紹興金華諸山名曰頂圓子黑綠潤澤全
者爲上若選料不精則器不完全矣非陶有之作詩亦
然詩尤甚於陶也采之三白漢魏六朝騷選以立其基

此詩 采石也加以淘磨精液簡鍊鎔鑄以利其用
此詩中之鍊泥也本乎左傳史記莊老諸子以擷其精
此詩中之醜袖也去其粗率俚俗不切陳言以斂其範
此詩中之護匣也參于陶謝徐庾李杜韓蘇以立其格
此詩中之定模也凡悲懼愁樂鳥獸草木各肖其題而
不粘滯此詩中之車圓也凡雕詞琢句長篇短什必極
其巧而不傷雅此詩中之琢器也詩以氣爲主而尤貴
有色老杜曰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氣也小杜曰高
摘風宋艷濃薰班馬香色也此詩中之選青也五色雕
鏤而無奇氣以行之名曰餽釘一氣呵成而無采色以

麗之名曰淡薄。淡薄者容有味而餽餽者必無神。與其
餽餽不如其淡薄也。鬼塘之詩深知詩者也。自少而壯
自朝廟而江湖。律則曼玉敲金。古則橫空盤硬。喜則和
風甘雨。悲則囓雪咀霜。有王孟韋柳之醇。古澹腴無廬
李孟賈之險。僻古怪。蓋其天資學力。二者兼到。陶鎔
諸大家而又加以鼓鑄。萬彙每有吟詠無不振之以聲
氣。敷之以彩色。譬之于陶。則八法皆備。求所謂不純正
滋潤光瑩。受治畫一。圓轉渾成。完全者殆無一焉。又何
有淡薄餽餽之謂乎。是能陶彙萬物者也。故與之說陶
知陶者可與讀此詩矣。

明農初稿集序

日月星辰天文也而絺乎旂堂毘蟲鳥獸地文也而上
乎爨鼎徐方之七于侯社夏翌之羽于旌旄登龍於章
升玉於藻百工婦人彫鑿染練以拱宗廟祭服之文何
者取精多而用物宏也詩文之道亦然今之嗤六朝者
率曰綺曰靡夫所惡乎綺靡爲其淫也肅聲柔而鮮振
也若啓朝華披夕秀樹丰骨於選言之路亦何害乎其
綺靡乎司馬之文如天以其神全也班固之文如地以
其氣厚也朴楚亭東方之麗於文者也其人短小勁稜
才情蓬勃上探騷選旁採百家故其爲文詞有如星光

重刊... 卷三
如貝氣之采焉有如屯雲如火陰之色焉有如春陽如火藻者焉有如海運震怒動蕩怪異百出者焉豈非天下之奇文哉然而自振者無力終知者甚稀萬里之外以求序於余豈所謂獲於天而不獲於人乎夫古之爲文詞者欲使聞之而必行觀之而必蹈散之汪洋以爲道演之浸淫以及物不爲之扶微而索幽後之學者從何行之而蹈之哉余故序之亦所以扶微而索幽也

舊山集序

詩非出於情之難出於情而不失其正之爲難三百篇多出於委巷與婦女之口其人初未嘗學其辭頗足爲

法何也情之正也漢魏以來作詩者體裁不一務爲靡綺而去古愈遠唯晉之陶靖節和平淡遠爲千古學詩之宗後之王孟韋柳各得其一體而終失其自然之音香山之擬東坡之和蓋又遠矣信乎作詩之難也豈非不得夫情之正之故乎吾獨於葦山稱而竊嘆靖節之去人未遠也其爲詩也可樂可觀而無淫詞可哀可歌而無怨詞鋪錦列綉而不失於綺長江大河而不失於濫灑灑乎一出於情之正焉今試讀其句如搗箒出柴門微雨過平陸川塗暖新晴墟里鬢嘉木家在碧溪頭日夕溪風急修林不逢人水川鷺鷥立豆人立沙岸柳

陰喚津船數點洲邊火遙知估客舫篙子宿寒雨夜開
蓬底語朝來兩岸樹不見停舟處松下斷人蹤小運明
殘雪千峯落日明人烟淡初夕如此例者實得淵明目
然之趣余尤愛之以其不事雕鏤而得乎情之正也太
美不和太音聲希此之謂也余不復窺其全豹而所見
已如此所謂不著一字盡得風流者乎後之讀嵩山集
者卽謂之讀陶集可也

謝小樓吟稿序

賢父不如賢母何也父賢未必朝夕得以課兒母賢則
終身可以教子也何以見之于劉氏母子見之戊戌春

余首試端州得陽春弟子員劉世馨卷喜其學有淵源
爲錄其案首今春將試海南道過端州劉生來謁舟次
並呈其母節婦謝小樓詩集請并言于予閱其詩冲容
大雅洵寫性天非塗脂抹粉作閨閣兒女態者比詢之
乃知爲名解元謝仲坑之女隨其父遍粵東泛重嶼歷
珠崖如近則廣之越王臺惠之西湖其足擴充耳目抒
發心胸者罔不觸其詩思摭其懷抱則詩之生於情亦
由境之有以啟其情也然則其母之松柏其節操而又
斧藻其詞賦非其得之庭訓者爲多乎倘伊其父尙存
未必如其母之婉婉聽從以迄于成名也余故曰有賢

父不如賢母也俗儒嘗言女子不當學詩不知三百篇半出於婦人女子而刪詩者獨存之以垂後世此事豈餽生陋儒之所知乎其母之詩既有師承而又以所學教其子子深爲劉生幸其有賢母也而且嘉劉生之能孝其母也劉生勉乎哉無負賢母厚望焉可也